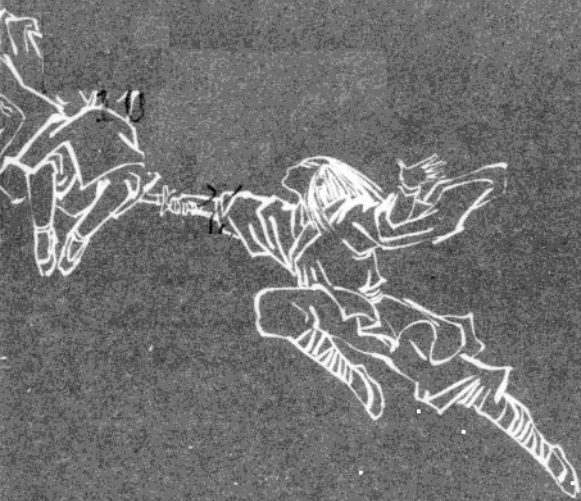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城十九侠





# 青城十九俠

还珠楼主著

巴蜀書社

1989年元月·四川

青城十九侠（第四册） 还珠楼主 著

---

巴蜀书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  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9 字数 456 千

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---

ISBN 7-80523-192-3/I·81 定价 5.25 元

- 第五十三回 擒怪蛇 奇迹述穷荒 ..... (1717)  
 逞凶心 巧言诳野倮
- 第五十四回 奇宝辉腾 暗暗森林寻异士 ..... (1753)  
 精芒电射 轰轰烈火荡妖氛
- 第五十五回 开乐土 同建碧城庄 ..... (1791)  
 款群苗 初逢白猩子
- 第五十六回 嶰列峰遥 穿山寻古洞 ..... (1825)  
 红嫣紫姹 平野戏凶猩
- 第五十七回 掷果飞丸 兽域观奇技 ..... (1861)  
 密谋脱困 月夜窜荒山
- 第五十八回 涉险渡危峰 兽遁森林失旅伴 ..... (1896)  
 储甘刷野笋 人归峡谷斩山魃
- 第五十九回 冒雪吐寒芳 万树梅花香世界 ..... (1935)  
 围炉倾美酒 一团春气隐人家
- 第六十回 飞鸟传书 荒岩求大药 ..... (1973)  
 开门揖盗 古洞失珍藏
- 第六十一回 矢射星投 飞橇驰绝险 ..... (2013)  
 冰原雪幕 猎兽入穷荒
- 第六十二回 挥铁掌 狭路肆凶谋 ..... (2048)  
 放飞簃 凭崖伤巨寇
- 第六十三回 灵丹续命 穴地安亲魂 ..... (2083)  
 黑夜寻仇 穿山诛首恶
- 第六十四回 挖睛问供扼项复仇 耿耿孤忠拚一死  
 灵鸟前驱明珠照乘 茫茫长路走孤身  
 ..... (2115)

- 第六十五回 碧焰吐寒辉 大雪空山惊女鬼 ..... (2140)  
 银虹诛丑魅 神雷动地起灵婴
- 第六十六回 旭日照幽花 顿失阴霾登乐土 ..... (2138)  
 狂飙撼危壁 突飞宝刃斩妖狐
- 第六十七回 电击霆奔 仙兵穿石岸 ..... (2203)  
 烟龙雾约 神物吸金船
- 第六十八回 群仙盛会 古鼎炼神兵 ..... (2255)  
 二女长征 飞舟寻蜀水
- 第六十九回 鲁道人仗义拯奇婴 ..... (2289)  
 吕灵姑飞刀诛巨害

第五十三回 擒怪蛇 奇迹述穷荒  
逞凶心 巧言诳野倮

话说凶苗方自心醉，忽觉林中四处“窸窣”乱响。身侧不远暗影中，时有一条一条长长短短各色影子，由树梢草皮之上朝前如飞穿过，有的头前还有两点或红或蓝的星光。凶苗对这类事自是当行，一看又知前面有了奇怪蛇、兽之类。林中群蛇定是闻了它奇怪香气，不是赶往献身送死，便有一场恶斗残杀。

凶苗天性残忍，最喜冒险嗜杀。这原是平日最爱看的好戏，又知那斗处地势一定险峻非常，又是有天光的明爽所在。一则藏伏不难，二则深知这类蛇兽习性。当它斗时都是一心注敌，决不二用。只要看出它来踪去迹，避开正面，不去惹它，明被看见也若无睹。互相商量，前进之心更决。

三人又走一会，因离高岭已远，又当日中之际，林内逐渐现出天光。再往前走，林木渐稀，那四外的蛇东三条、西两条，似箭般昂起个头向前穿行，络绎不绝。因为数多，凶苗也没敢轻招惹。仗着视听灵警，身手矫捷，左闪右避，随着蛇行方向飞奔赶去。再追有顿饭光景，前面天光透处，闻得各种野兽猛啸之声，森林业到尽头。

三人出林一看，除了来路，余下三面仍有森林包围。郁郁苍苍，甚是幽晦。只当中一座小小的孤岩。四外方圆不过

百亩，高只三数十丈。上丰下锐，石色墨绿，寸草不生，润滑如油。石面凸凹百出，多是上突下缩，险峻非常，便是猿、猴也难攀登。去的这一面凹进去一个深穴，黑暗暗不能见底。面前一个大约数亩，形如锅底的沙坑。坑外一大片水塘，波平如镜。地均赤沙，间生几株荆棘，一丛短草，也都瘦小枯干，憔悴可怜。那香气似从岩底暗穴中透出。怪物尚未发现，可是岩前却有一桩奇事惊人。

原来这时四外树林中的蛇类已然不少，大小不一，飞也似奔来。一到便往坑底投去。到了下面，各把身一旋，盘成一堆，将头昂起，对着岩穴红信吞吐，虎虎发威，却无一条敢于钻进。凶苗因在上面，只看对面半边已有数百条之多，陆续投入的尚还未断。更奇的是，当中对岩背水一面坑边上，还盘踞着数十只虎、豹、豺、獾之类的猛兽。也是面向岩穴怒啸，声甚悲厉。凶苗也不知这些东西是斗，是送死。情知厉害，也不禁有些胆怯。想乘怪物没有出斗之时，找一隐秘地点藏躲，隐身林边。细一寻视，只岩腰上有一块突出的奇石，不特居高可以望下，而且周围又滑又险，蛇、兽之类都爬行不上，最是适当。偏这面上不去，须由岩后绕过，用身带索钩抛挂石尖援击，还不知能上与否。想了想，只有此法最妥，除此无路。

正端详间，乌加忽然想起一事。顿生毒计，意欲乘机一试。于是招呼二凶苗一同飞跑，由岩后绕向对面。适才看去虽近，到后再看，相隔却远。还算好，离怪石不远尚有两块同样怪石，参差斜列，凌空突出。最近一块相隔不过两丈高下，如有索钩，挨近掷索攀升，尚非难事。心中大喜，忙将索钩掷上。乌加先援上去，又把二凶苗引上，再用索钩飞渡

上了第二石。这样不用再到前石，下面景物已可看出一半。乌加因那第三石恰突出在暗穴之上，往前略一探头，只要目光所及便能看见，虽然隔远势难，仍然不避艰险，飞渡过去。

乌加刚刚到达上面，便见下面群蛇纷纷将头左右摆动，身子时伸时缩，有的还发出“噓噓”的叫声。对面坑沿所有猛兽啸声也越猛烈。蛇、兽如此发威已是悲愤已极，穴中透出来的香气更显浓烈，闻到鼻孔里，令人心醉，身子发软。晃眼工夫，群蛇的头忽都挺直，不再颤动。闭目合口，烛杆也似呆呆的高高下下挺在那里，动也不动。那些猛兽也停了叫啸，各把大口开张，蹲伏坑沿，瞑目若睡。

正不知是甚原故，岩底暗穴中，倏地有两点姆指大小的绿光一闪。慢悠悠，一拱一拱的游出两条细长的怪蛇来。定睛一看，那怪蛇身长不下十丈，细才如指，尖头尖嘴。一只独眼炯若寒星，光芒闪闪，与头一般大小，连额带嘴一齐盖住。尖嘴看去不长，一条红信带有双叉弯钩吐出来，却有将近两尺长短。吞吐之间，露出不下四根钢钩似的白牙。通体墨绿颜色，四外满生逆鳞，乍见好似身上长的密棱。微一开合，直似千万根倒须刺，根根可以竖起。两条一般大小长短，分毫不差。相并走出，缓缓前游。有时把前身昂起，探出老高。看去皮骨甚是坚硬。

乌加猛想起立处相距坑底不到二十丈，这般身长的怪蛇，如被他用尾尖着地窜将上来，急切间退避无路，难免受害。刚嘱咐二凶苗紧握手中苗刀，按定毒弩，以防万一，那两条怪蛇业已分向两旁。在群蛇圈围之中相向盘旋了一阵，重又聚到坑的中心。歪着头，用那独眼东一眼，西一眼，



左右看了一眼。

群蛇好似延颈待命，本俱下半身蟠成一堆，上半身闭目挺立未动。内有三条大蛇，一条蟠在左边，头昂丈许，粗几近尺；右边两条稍小，都是山中的乌梢毒蟒，看长总在三、四丈之间。想是等得有些不耐。左边那条最大的首先长颈略为一弯，睁着半边眼睛偷看动静；右边两条也似学样，相继有了动作。全场中只这三条最为粗大，余者均不过一丈上下，还有数尺长短的。怪蛇所注目的本就是它，这一睁眼动静，直似批了它的逆鳞，犯了大忌。立时红信吐处，身子似箭一般，“嘶”的一声滑沙之音，分向中、左、右三蛇窜去。

左边大蛇瞥见怪蛇飞来，许是怕极，“滋溜”一声，身从盘中笔直朝天冲起。还没冲完，怪蛇已然窜到。随着往上高起之势，由大蛇颈起，连身绞去，其势捷如电掣。只见大蛇似转风车一般连转不已，人还没有看清，二蛇已然绞成一条。怪蛇身子还有小半条在地上，上半身却与大蛇并立，旗竿也似钉在场上。左边靠近的一条先遭了殃。怪蛇一过去，也是身往上升，朝天直窜，吃怪蛇如法炮制。

这两条大蛇只饭碗粗细，两丈长短，怪蛇前身没用到一小半，便将它缠了个结实。四蛇相互一缠，余下大小群蛇，好似怪蛇这顿午餐已然到口，欲望已足，不致再扰它身上血肉。各如皇恩大赦，不再闭目等死，疾逾漩溜，纷纷睁眼舒颈，掣动身子，掉转蛇头，齐向各蛇来路的坑沿上窜去。

三蛇中另一条大蛇也乘纷乱中。跟着窜起身子想逃。怪蛇已然将它看中，那肯容放。掉转后半身，电掣一般，一尾巴甩将过去，正勾住大蛇下半身。“滋溜溜”疾转如风，往上缠去，晃眼缠紧。怪蛇中段横摊地上，一头缠紧一条，连先怪

蛇同时竖起三根彩柱。眼看越勒越紧，蛇身倒刺波纹似匀匀起伏，一会便深深陷进皮肉里去。勒得那三条比它粗逾数十百倍的大蛇，鳞碎皮裂，腥血四流如注，周身上下肌肉一齐颤动。

较小的两条，一条上来便被怪蛇尾尖刺入颈间，目闭口合，似已半死，并未丝毫抗拒；另一条疼得目闪凶光，头不住左右摇摆。口都闭得甚紧，苦于挣脱不了，偶然“嘘”的一声悲鸣，口微张动，怪蛇一颗尖头便似投梭一般钉到。同时那二尺来长的钩舌，跟着对准蛇口射去，吓得那大蛇慌不迭又把口闭上。

这两条好歹还多挨了些时候，先一条最大，性最猛恶，所受也最惨。自投罗网，偏不受命。大蛇被怪蛇缠住以后，先是拼命抗拒挣扎，将怪蛇激怒。身上倒钩一齐伸缩，只用力一绞，便把大蛇鳞皮绞穿，深深陷没肉里，成了一条螺圈形的细槽。乌鳞开处，白肉绽翻，紫血顺着裂缝，由头至尾，细泉一般，顺势蜿蜒下流。晃眼地上便是一大滩。大蛇想也知道利害，本来没有张口怪叫。大约负痛不过，一着急，把头往前一伸，猛张大口，“嘘”的一声惨叫，吐出火焰也似的朱红信子径朝怪蛇咬去。

怪蛇怒睁着那一只亮晶晶碧绿怪眼，凶光闪闪，本来就盼它有此一举。这一张口，正中心意。尖头一扎，便往大蛇口中直射进去。这一咬一钻，恰好凑个正准。大蛇原是奇痛切骨，情急忘形。及被怪蛇穿进嘴去，才知上当。想要闭上，已是无力。那怪蛇身子也真坚硬，一任大蛇用力合口猛咬，竟无丝毫伤损，依旧往它口里钻去。一会，蛇身连弯了几弯，怪蛇下半截身子逐渐缩短。倏地蛇身往起一挺，往侧一歪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笔也似直倒将下来，横挺地上。

那边两条，也相继遭了同样的命运。一条早死，身子被怪蛇细尾生生绞断；另一条被怪蛇缠住上半截，痛死也咬紧牙关，不再开口。怪蛇情急，去咬它的七寸。那蛇躲闪了一阵，终于被怪蛇把身子连转，绕转到了颈间，不能动弹。然后照它七寸上，连咬几口，咬穿一洞，钻了进去。

坑沿上的一群野兽见状，也和先前群蛇一般，悄没声的纷纷四散。这时第二条怪蛇刚往腹中钻进，一同倒地，头条怪蛇上半身已钻入蛇口老长。忽然一阵翻滚，将中段散开，解了缠勒，跟着大蛇近尾梢处一阵颤动。看神气，已将穿透，就要穿皮而出之状。

三凶苗在岩石上面正在惊奇骇视，看得出神之际，猛一眼瞥见左侧森林外，一堆高只半人的乱石后面，跑出三男一女四个傣傣。两个身背大篾篓，腰佩弯筒，两个各持一根带尖长铁钩。俱都身穿光板皮衣裤，头戴虎皮帽儿。衣帽上面好似缀有极密的铁钉，亮光闪耀，甚是锋利。手上也穿着一双皮手套。全身上下，除眼和口鼻露在外面，几乎都被带钉的皮裹住。

四人边走边打着呼哨，好似时机已至，不可错过，跑得更是飞快。到了坑沿，纷纷纵落，齐向先死那条大蛇身畔奔去。到时，大蛇尾巴上皮肉已向外凸，眼看怪蛇就要钻出。内中一个年老的，慌不迭把篾篓头一个碗大活口抽开，罩在蛇尾凸起之处。旁立三傣，两个双手握紧长钩，觑准下面；一个从怀中取出一束野草，分给三人，各含了些在口内。手握弩筒，目不旁注，神情甚是紧急。待不一会，篾篓忽然动了几动。估量蛇已入篓，四傣立时面带喜色，一傣竟将身子压向篓上。怪蛇身比大蛇长几三倍，虽从蛇口内穿尾

而出，后半截还有好几丈长在蛇口外拖着。自从上半身进去以后，势子早缓。及至头一入篓，立时迅速起来。眼才几眨，后半身先进了蛇口。

三凶苗方以为怪蛇有凶恶的利齿和倒刺，那么坚韧的大蟒鳞皮尚且一勒便碎，一咬便穿，竹皮制的篾篓怎能关得住它？况且力大非常，人决难制，被它穿将出来，四保准死不活。谁知那怪蛇竟似遇见克星，不消片刻，四保便将篓翻转，关上口门，蛇已全身入内，并未动转。

四保分出一保看守，跟着又往另一大蛇前奔去。后一条怪蛇前半已钻入蛇腹，后半又缠紧一蛇，似放未放，中间空出一大段，一同横卧在地。四保见了这般情状，为了一阵难。眼看大蛇尾上又不住乱拱，俱都面带惊惶，着起急来。为首老保赶忙拿着空篓，开了口门，罩将上去。跟着又打手式，内中一个女保忽告奋勇，从身旁解下一根细藤，就怪蛇中段微拱之处，由身下空隙里穿过。目注篾篓微动，蛇已入篓，赶忙下手，拦腰一束。怪蛇似知有人暗算，半截带着大蛇的后尾便卷了过来。幸得女保早有防备，轻轻跃过。怪蛇虽然力大，毕竟带着两、三丈长的蠢重东西，不甚灵便。扫了几下，没扫着敌人，便安静下来。上半身往篓里钻进，下半身拖住大蛇前移。

女保见怪蛇不再乱扫，忙又从身畔取出火种，点燃了一根短短油松，轻悄悄掩了过去，往蛇身系藤之处一点。说也奇怪，那么一枝青枝绿叶的细藤，竟是一点就燃。晃眼立尽，其快无比。紧跟着女保用手中带尖长钩，照着焦藤烧过之处，猛力往下一戳，怪蛇立时分为两段。前半护痛，往篓口猛力钻去，比前更快；后半空的还有三、四丈长短，立时四外乱甩起来。

这时老保按紧箴篓，两男保各持钩弩，在旁准备。女保独自下手，无人顾及。当她持钩下扎之际，老保猛一回顾，蛇身系藤之处正当中段，不由大惊失色。忙即挥手叫女保急速往前逃避。女保想也知道厉害，手往下一落，借着长钩撑地之势，身早向侧飞去。当时手忙脚乱，没有明白老保心意。蛇身弯转卧倒，她这里刚撑钩纵出，手还未放，中段三丈多长的蛇身早甩将过来。幸而有那长铁钩先挡了一下，蛇身新烧断处中了藤毒，有些麻木发颤。女保身着皮衣，又有防御之法。否则这一下纵不将人打断两截，也必死伤无疑。女保知避不脱，一面狂喊求救；一面双手往上一伸，恰好被那怪蛇断处一下拦腰钩紧，搭了过来。女保赶忙随着去势飞跑，总算没有跌倒。怪蛇将她拖近，后面身子往前一凑，将女保紧紧束了三匝。

老保怪叫女保不可抗拒乱动，少时自会解开。女保会意，一味顺势而动，听其自然。怪蛇虽然身长厉害，到底是个下半截身子，只性还未死，无甚知觉。将人束住以后，倒刺张了几张，俱被女保皮衣上的尖钉阻住，刺不进去。除却紧缠不放外，并无别的伎俩。就这样，女保已被束得面容惨变，无有人色。苦挨了好一会，一直挨到三男保把怪蛇收入篓内，关了口门，奔将过来。断蛇身子仍在微动，势已比前差远。然而所缠的人和大蛇，始终紧束，不曾松懈分毫。

三男保一到，并不用苗刀去砍。各从怀内腰间，取出来一、两根两尺来长，与先前一般的细藤，共有四根。老保拿在手内，向女保身上怪蛇缠处比了又比，意似嫌它不够。女保见男保为难，又失声叫了起来。老保一面安慰；一面命男保用一根细藤半围蛇身，双手拇指各按一头，紧捺在女保身上。

另一男僮取了一根长钩掉转，用钩尖紧按藤上。命女僮头往后仰，自己击石取火，点燃一根尺许长的油松。等火引旺，往那细藤上烧。那藤依旧一点便燃，宛如石火电光，一瞥即逝。五根细藤半围在蛇束之处，依次烧完。每烧一根，老僮是仔细端详，比了又比，十分审慎，唯恐烧错神气。

这里火才一点，男僮的手立即放开。焦藤气味似颇难闻，三僮都有不耐之状。女僮因躲不掉，更是难耐，拼命把头往后仰。藤刚烧完，怪蛇发亮的鳞皮上立时暗晦无光，现出一圈焦黄痕迹。老僮一声招呼，二僮同时下手。各取长钩，叫女僮把肚腹使劲内凹，贴着皮衣，仔细插向蛇身之下。用力一挑，蛇身烧焦之处便顺焦痕中断，挑起了两、三寸。这才看出蛇腹倒刺好些竖起，与皮衣错综刺连，纠结难开。老僮看了一眼，命二僮重用长钩，一人钩住一头，往两边猛力分扯。女僮也跟着使力挣扎不动。两男僮费了好些力气，挣得脸上青筋凸露，才见怪蛇由女僮身上，一点一点离身而起。一人扯落了一段，落在地上，跟着再扯二回。蛇身一共缠了四匝，解到后半与身相连之处，越发费劲。正在拉扯之际，三凶苗在大石上都看出了神。

乌加业把毒计打定，先想等四僮事完，用毒弩射杀，夺去他的怪蛇，以为复仇之用。一则目睹四僮对这等厉害的怪物，竟被他用一个篾篓制住，刀箭不入，细藤一烧便断，许多神奇之处。又不知巢穴所在，人数多少，力气本领如何，动手是否一定能打得赢？看他跑得那快，只被逃走一个回去，招了多人前来复仇，岂不又树强敌？最要紧的是，如用此蛇害人，须知制法禁忌和怎么驱使。四僮既留活的不肯杀死，必有制法。此时就是硬夺过手，不知细底，大蟒都能绞断的东

西，薄薄一个篾篓决关不了，一个弄不好被它钻出，岂非仇报不成还要受它大害？踌躇不决。

忽见三男保在扯那最后一圈，因为藤少，不似前两、三圈烧的地方，只烧了一处，留得最长，又与怪蛇下半身相连；加以两男保力气差不多用尽，累得气喘嘘嘘，甚是为难。乌加本愁没法和四保亲近，见状方笑他蠢，不先把长身弄断。候地心中一动，忙把心事悄声告知二凶苗。乌加于是大声怪叫：

“你们累了，我来帮你。”一面援索下纵，如飞跑去。

其实四保早见三凶苗伏身岩腰危石之上窥探。虽不知来意好坏，自恃本领，并未睬他。忽见跑来相助。苗保性直，无甚机心，似乌加那样凶横刁狡之徒，百不获一；两个年青男保又当力乏须助之际。更不客气，说一声“好！”便把手放开。

二凶苗先以怪蛇所缠三四匝俱已解开，剩这不到一圈的蛇身粘在女保身上，还不容易？当把钩竿接过，乌加和拿加各用足力气往下一扯，只说一扯便开。谁知吃力异常，费了老大的劲，仅扯了两寸光景。再往下扯，休想扯动。乌加见二保扯头两圈虽也显得费力，并不似自己这样艰难，可见人家力气竟大得多。亏得适才没有轻动，否则不用说蛇，就这四人也非对手。心中吃惊，仍要面子，不肯松手，恨不得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。勉强又扯了一阵，好容易将前面围身的两半截扯到将近平直，底下休想再扯落分毫。

正在发狠使力，老保忽然手持苗刀，过来唤住。将刀尖插向女保当胸衣缝之中，一阵乱挑乱割，将缝衣麻筋挑断扯破。女保双手本未束住。忙把身子一挺，就势退下。怪蛇身子仍然连在皮衣背上，三男保一齐下手，用刀连割，将皮衣齐蛇缠处割裂。仅剩一条二指多宽，二尺来长的皮沾住蛇身，

没法扯脱，便由他去。

苗僮女子多有不讲贞操的，但是妇女的双乳最是贵重，非父母、丈夫、情人不能触动。苗女走单了，被人强奸，有时她也顺从。只把上衣或是桶裙连头盖脸往上一蒙，任所欲为。事完自各东西，决不闯祸。如不经她本人愿意，自动把衣裙放下，硬要亲嘴摸乳，立以白刃相加，拼个死活。哪怕当时打不过，早晚之间也必寻仇，不报复了不止。尤其这种深山之中之虎皮僮，更把妇女双乳看得贵重，轻易看都不许。乌加自然知道这种风俗。明知女僮危急之际，照例不会计较。为了表示相助纯出好意，决非对那女僮献媚，有甚意思。见她脱衣服，一打手式，三凶苗一齐背转身去。这一来，男女四僮俱都高兴连夸好人。

老僮随即把自己衣服脱下，与女僮穿上。又命男僮砍了三根饭碗粗细的毛竹，削去枝叶。除去女僮，两人一对，分三对把断蛇、死蟒一一抬起，搭向坑沿之下，用索系上。最后才将两篓系上。一同到了上面，老僮便指三条死蛇，叫凶苗随便取上一条。

这乌蟒大蛇，苗僮视为无上美味，皮骨又与汉客换东西，原是极重谢礼。乌加忙说不要酬谢。自己也为这怪蛇而来，只不知下手之法，没敢乱动。可否租借一月，要甚重酬均可。

老僮笑道：“你想借我的神线子做什么用？那里有金银豆喂他么？”

乌加摇头，说自己是个嗣主，因有一个大仇家在此山中居住，特地舍了家人地位，一心来此寻仇。好容易才得寻到，无奈仇人人多势众，防御严密，凭打决打不过。日前扛山粮，无心中经此，看见这蛇如此厉害，有心把它弄去，只想不说出用甚方



法。实在不知什么喂养禁制，那金银豆更连豆名都未听说过。

老保笑道：“你连金银豆都没一颗，怎能要它？一个发起兴来，莫说你只三人，便有千人万人也休想逃得脱几个，岂不是昏想？这东西跑起来比风还快，多粗大树也受不住它尾巴一打。我们守它两个多月。为了一汉客郎中要它配药，费尽心力，还亏得恩人指教，采来几根烧骨春和几捧金银豆，差一点把命送掉，才捉到它。它最爱吃那豆，一吃就醉得乖乖的，听人指使。豆却一时也少它不得，只稍为一动，便须放几十粒进去，才能照旧驯服。慢一点，多么结实的家伙也穿了出来。不过我这篾篓是蛇眼竹皮所结，里面都用药油浸过好多天，不是把它逗急或是真饿，不敢用它尖头钻咬，要好得多罢了。你拿了去，如何能行？”

乌加知道厉害，便请老保同往相助。老保问知他仇家是个汉客，益发摇头，说自己一家染了瘟毒，眼看死绝，多亏那迷路郎中所救。因恩人是个汉客，自己曾经对他发誓，永不由自手再伤一个汉人，这事决办不到。

乌加知不能强，便说只要把法子教他，给点喂的东西，借用几天。事成回嗣，决不惜重酬，嗣中财货任凭取携。一面又问金银豆是什么样儿。

老保从腰间解下一个兜囊，摸出几颗。三凶苗一看，那金银豆大如雀卵，有的金黄，有的银白，有的半黄半白，闪闪生光，竟是长颈嗣左近瘴湿地里野生的鬼眨眼。其性热毒，嗣苗偶用少许合入酒内，埋地三、五年取出，作为媚药，非常猛烈。内生密子细毛，一个采择不净便出人命。加以禁忌甚多，苗人心粗，十有八九没弄好。饮后狂欲无度，脱阳而死，或渐渐成了废物，无人再敢制用，遍野都是。因为这类